“单位人”变“社区人”

姚志康

前不久，笔者的一个亲戚病故，家属在料理后事中碰到难题——逝者追悼会上单位致悼词这一环节落实不了。因为逝者原供职的市属企业在上世纪90年代末破产关闭，员工买断工龄自谋出路。且不说单位早已不存在，就连人事档案现存何处，家属也找不到头绪。好在逝者买断后在一家民营企业谋了一份差使，家属便央求这家民企能否在追悼会上为逝者致一下悼词。那位老板爽快，答应派代表履行此项程序，前提是必须由家属提供悼词。谁来写？亲戚们想到了笔者。好在笔者对逝者生平熟悉，便拟就一份比通常退管会统一版本有感情色彩的悼辞，解了亲戚的难题。

家属何以如此看重单位致悼词呢？常言道：盖棺论定。一个人生前无论是功名显赫，还是默默无闻，在离开人世那一刻，总得有个“交代”。缺了这个“交代”，便会让生者感到悲凉。无怪乎，有些官员故世后家属还得字斟句酌地审阅悼词，“享受某某级待遇”之类的措辞是万万不能遗漏的。形成这一重“悼词”的观念渊源还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位人”优越的余脉。

稍微了解新中国建立后历史的人士都知晓，新中国自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后，便没了私营经济，没了个体工商业者，几乎所有从事生产劳动的城市人都被纳入一个个“单位”。当然，单位还分三六九等，有全民所有制，有集体所有制，集体所有制里还分“大集体”、“小集体”，人们被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单位”框住。如果说某人没有单位，那他就较难在城市立足，也是件让人不可思议的事。人们在单位里工作，单位除了付给薪酬，还有种种福利。大单位还办起许多本应社会办的事业，诸如托儿所、幼儿园，甚至小学、中学，还有医院。总而言之，柴米油盐、婚嫁育儿、生老病死，夯棒郎当，统统由“单位”解决。在这样体制下生存的人们能不对“单位”心存依恋吗？

在改革进入冲破原有“单位”体制的藩篱，进入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多元体制并存的新时期后，原有的无论是全民还是集体的“单位”开始松动。除事业单位外，企业按生产要素和资本结构进行重组，从业者也不似过去“从一而终”，做得不称心可以跳槽，另谋高就。人们对“单位”的依存度开始削减，出现了“单位人”向“社区人”逐步过渡的趋势。无论你有无工作单位，但你总有居住地的“社区”。由此，近20年来，社区(街道)的职能越来越显其重要，许多原本由单位包揽的事现在都由社区承办，“社区人”的性质开始显现。

然而，传统是具有惯性的。从“单位人”到“社区人”的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上述逝者家属看重单位致悼词折射出传统观念的根深蒂固。

这又让笔者想起一位某国企集团退管会干部的事迹。这位女干部早已过了退休年龄，却因为没人愿意接她三天两头跑殡仪馆的差事，至今还被返聘着，继续做“致悼词”的工作。她说，看着那些老职工的家属每每听完她念完“悼词”后感激涕零的神情，她很受感动，便支撑着她一直干到现在。

由此，笔者冒出一个想法：“单位人”变“社区人”是大势所趋。但“单位”和“社区”并存还将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并存、转变的过程中，保留些许诸如“单位致悼词”之类的形式，是有利于和谐社会建设的。存在即合理。“退管会”之所以存在，和为逝去的老职工“致悼词”分不开；人们看重“致悼词”和传统祭奠文化分不开。人文关怀和市场经济并不相悖。

边看边聊

石在 云在 她也在

沈嘉禄

上海的女画家不少，强调她们的性别特征多半是在讨骂，牛安就不希望人家称她为女画家，尤其反感称她“美女画家”。

我认识牛安是在她回国后。之前，她用生命中最美好的十年光阴在日本、韩国、美国留学、创作。她在日本武藏野美术学院读室内设计，毕业后又先后在方圆馆和藤田建筑株式会社建筑设计部这两家著名的设计事务所工作；然后到韩国当专职画家，空下来研究中日韩三国的文化差异，给网上艺术杂志写稿；再后来呢，一阵风似的移居美国，在德州和加州建起了工作室。牛安比较牛的是，敢于在光怪陆离的美利坚染指多媒体艺术，单挑老外艺术家。

牛安不大跟朋友谈起在日韩的感受，我只知道她爱吃日本料理，不爱吃浓油赤酱的红烧肉。有一次她说起：“日本人当中不少就是中国文化的抄袭者，他们的文化与中国相比，有很大的趋同性和集体无意识。在大型百货商场里，每周会举办一个艺术展，青年艺术家不愁没机会表现自己。当然，他们只是玩得更精致而已，希望通过小小的改动来体现自己，小家子气也就免不了。在日本，外国留学生只能吸收日本的文化元素，拼命地吸收，然后按日本人的喜好再塑自己，乖乖地做好日本艺术家中的‘那一个’，这样才有出路。而这个，我最受不了。”

而在美国，春秋两季是旅游的好时光，她自由散漫惯了，就到处逛逛看看。夏天和冬天，就猫在旧金山的画室搞创作，以一种放空的状态，静静思考着下一步的选题。西海岸的relax，是她做梦的地方。据说这里曾是昔日嬉皮士扎堆搞怪的基地，艺术气氛依然浓厚，生活环境也很轻松。牛安在那里领略暖湿的海风和朋友的友谊。对一个内心狂野的艺术家而言，她认为好的作品应该诞生在一个可以随心所欲地与自己对话的地方。

牛安跟我说：“在美国，当你与众不同时才显现出价值，别人才会关注你、赞美你。美国使我更加‘中国化’。我不是塞尚、毕加索，而是来自中国的牛安。如果我成了中国的塞尚和毕加索，永远别想有出头日子。”

风雨十年江湖灯。回到上海后的牛安，几乎每年都要办一个展览：《进入》《错位》《呼吸》《再近些》《偶然》《溢》《独立系列》《天使在害怕》……命名神神叨叨的，可以用来做电影或话剧的名字。

无论油画、丙烯还是水墨，牛安的笔触是刻蚀的，飘逸的，狂野的，震颤的。她擅长用纯度很高的女性感觉，纤细而大胆地表现现代人的麻木而敏感、孤独而亮丽的感情世界。当然，归来后所呈现的那些作品，虽说还是“中性偏女”的人物，但更加狂野，更加迷茫，与当下浮躁的社会心态暗合。

牛安还常常走出画室尝试公共艺术。2007年她在人民公园内的当代美术馆为“共震”运动视界艺术展画一幅画，那是足足有150平方米的巨画。你知道她是怎么画的？借来一台升降机，站在顶端，贴着玻璃幕墙四肢展开，像杂技演员那样施展拳脚，下面的围观者一声声喝彩。上上下下忙了好几天，最终累瘫成一摊泥。由此，她获得了一个“蜘蛛女”的诨号。

现在，牛安锁定了石头，而且是石头中江湖地位最为显赫、符号性最为强烈、身姿最为妖娆、品性最为孤傲的太湖石。啊呀，牛安还胆敢将太湖石与它所依傍的中国园林、中国建筑、中国诗词、中国戏剧等都作了一番快刀斩乱麻似的切割。

日前，她的画展《石在》在ArtCN画廊开幕，30幅油画的主题就是中国园林中的主角之一——太湖石。数年前牛安去法国访问，在法国朋友家的花园里看了一块辗转到海外的太湖石，由此触发她一番感受和灵感，于是她参以中国水墨画的技法，以流畅和震颤的笔触融于油画和丙烯画之中，产生了奇特的视觉效果。

牛安说：我感受到的石头就是一个完整的生命，是穿越千年来到我们眼前的生命。现在连欧洲人都希望通过石头来解读中国文化时，我就更有理由去解释它、再造它了。

牛安在上海有一个很大的画室，她每天与助手们一起工作，完成的作品马上通过互联网发布到美国和欧洲，让艺术家朋友分享，进行互动。她说：上海与欧美大城市的距离只有一个电脑键盘。

明人明言微语录

远离和缄默

安 谅

有时只有远离和缄默，才会让自己变得简单和干净。

并非逃避，远离和缄默，是给自己的身心和视觉一个独特的位置。

如果不懂得远离和缄默，就难以走出自己的道路。

很多时候，你难以远离和缄默，因为巨大的名利场的磁力，已令你不能自已。你的身心已被剥离。

远离，是在与自然走近；缄默，是在与自己言语。一个纯粹的人，需要远离和缄默的过滤。

都以为亲近就能得到，说出就足以骄傲，殊不知，许多祸患皆因此缭绕。

远离和缄默，也许会让你得不到什么，但至少也不会让你失去什么。

细想一下，只有那些远离自己并且缄默着的背影，始终走不出我们的视线，也总令人深思凝望。

那么，远离和缄默，也真是一种境界了，如同星空面对尘世大地。

色属

陈丹洁

颜色是有属性的，我深信。如果可以选择，在十二生肖的转盘上，我会将属相定格到紫色。

因为喜欢所以钟情。赤、橙、黄、绿、青、蓝、紫，唯独紫色最高贵，它将温暖的红和沉静的蓝融合为一体，耳鬓厮磨间成就了神秘典雅之美。

与紫色结缘，始于十岁那年的冬天。灰蒙蒙的天空大雪逼近，北风低号，堂哥护送伯父的遗物从四川返回故土。无限哀思，尽落心底。伯父和父亲生得极相似，以至于五岁时的我还错认了父亲，成了家族中的笑话。伯父生前和父亲一样喜好绘画摄影，共同的爱好令兄弟二人虽相隔千里之遥，却鸿雁往来仿若咫尺。

可惜，伯父不在了，举家落泪。坐在老藤椅中的奶奶，深叹了口气，空气在冰冷中凝固，时光仿佛在她湿润的眼眶中穿越了一个世纪。她终究还是站起来了，将干枯的手掌使劲按抚在堂哥的肩上，一字一顿地说道：“男儿当自强。”

逝者已矣，生者最好的哀思莫过于好好活着。堂哥那时刚工作不久，职业是美术教师，受伯父的影响，自幼学习摄影，技术堪比专业。为了留下我这位妹妹美好的身影，他建议我要化妆。

十岁的小孩化妆？他的提议委实吓了我一跳。

“其实，化妆并不复杂，美学的说法应该是增加立体感。”堂哥从街上买回了胭脂水粉。我被他战战兢兢地带到了镜子前，任凭他在我的小脸上左画右描。末了，他取出一个拇指般大小的白色塑料盒子。

“妹妹，这个给你。你用紫色的眼影是最好看的。”白色的盒盖打开了，里面露出细细的紫色粉末，雪花般的洁净柔和，幽幽透出迷蒙的晕彩，传递着摄人心魄的魔力。闭上眼，严寒已与我告别，步入春光和煦的百花胜景。

当我将双眼缓缓睁开，镜中的我明亮而快活，双眸在紫色的点缀下顾盼生姿。“咔嚓——”堂哥用镜头永久地留下了我生平第一张化妆照。临行送别，堂哥独立海边，将包裹伯父遗物的一缕黑纱掷入了大海。

堂哥回四川后，我再未与他见面。听长辈们说他回到四川后辞去了教师一职，独自前往北京创业，历经艰辛，终于成立了自己的广告公司，跻身主流媒体。

白色的眼影盒子成了我经年不变的珍藏，因为它，我与紫色相逢相知。岁月悠悠流淌不息，关山之遥的亲情历久弥新。而我，更深深懂得紫色的另一层涵义，那是哀伤，华丽表面下深埋的哀伤，刻骨的哀伤。

紫色，于我是一种虔诚，是灵魂深处的属于。

第一个月工资

陈祖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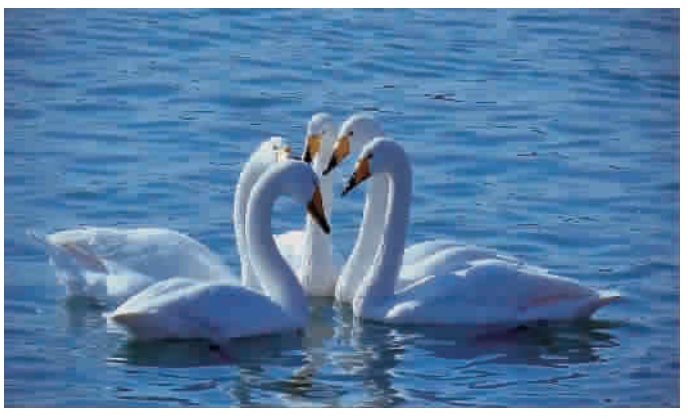
上个世纪70年代初，我进厂工作了，领到了第一个月的工资——人民币36元。

家中经济拮据，我作为长子，当然有义务帮助父母挑起家庭生活担子。我交给母亲20元钱补贴家用，又花7元6角钱买了一双心仪已久的猪皮皮鞋，换下脚上快露出脚趾头的布鞋。留下1元零用钱后，剩余的7元4角，买了工厂食堂里的饭菜票。

捏着手中最后的1元钱，我总想再做点什么。我想到了最好的同学兼朋友“大头”。如今我工作了，赚钱了，可“大头”还是待业在家吃用全靠父母的可怜的“社会青年”呀！吃晚饭时我悄悄叫上“大头”，钻进一家小饭馆，1角6分买了两杯散装啤酒，点了一盆1角5分的猪头肉和1角一盘的花生米，“开怀畅饮”。最后，还一人吃了一碗8分钱的面条。“酒足饭饱”走出小饭馆，我口袋里还剩4角3分钱。

这顿饭奠定了我和“大头”一辈子的友谊。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天鹅圆舞曲（摄影） 沈丹锋

七夕会

停用朋友圈之后

苗君甫

自从初识的朋友打招呼由“有空打电话”变成“有空加我微信”之后，我的微信好友加得越来越多，有领导、有同事、有同学、有微商、有代购、有快递小哥、有超市老板……

想要把这么多人的朋友圈全部看完，需要用的时间越来越多；想在朋友圈发条自己内心的真实状态，顾虑的因素越来越多；想要平心静气地过自己的日子，好像越来越不可能。

我担心领导发的微信我没有点赞，会显得我没别的同事有礼貌；我担心自己发的微信，会让领导觉得我“没把精力用在工作上”；我担心自己不在朋友圈发一下，就刷不出自己的存在感……

这样顾虑来顾虑去，纠结一段时间之后，我终于下定决心从源头上解决——停用朋友圈，这样所有跟朋友圈有关的烦恼就烟消云散，跟朋友圈相关的功能我“强迫”自己戒掉，忐忑自然就会越来越少。

以前，只要有空闲时间，我都要见缝插针地刷一下朋友圈，看看别人对自己的评论，看看别人的状态，时间渐渐碎片化。终于停用朋友圈之后，我重新开始心无旁骛：上班的时候专心了，写稿的时候专心了，陪孩子的时候专心了，工作效率提高了，写稿的思路也不再被朋友圈打断，孩子看我专心和她在一起总是很开心。

停用朋友圈之后，我重新开始悠闲自在：为一朵花的开放欣喜，为一片云的旖旎开心，为一篇文的深度赞叹，但这都是我自己的事儿，我只要自己用心去体会就行，我可以记在心里，可以记在日记里，留着温暖自己，而不是发在朋友圈让别人评头论足。

停用朋友圈之后，我重新开始遵从自己的内心：只关注自己的心灵状态，定时修剪不该有的欲望，适时增加面对困难的勇气，果断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不再时时注意别人的评论，更不会因为某些人一句不好听的评论焦躁狂乱到恨不得跟每个人解释一遍。我开始重新回到路上，安静地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制造着让自己开心的小惊喜。

停用朋友圈之后，我不再每天着急慌忙地发状态：吃了什么、穿了什么、新买了一件衣服、收到了一束花、看了一本书……都会克制不住地发在朋友圈，现在我不再把自己的吃喝拉撒睡暴露在众人面前，我的生活变得简单而透明：旅行只是为了专心享受风景，不是为了发朋友圈让别人艳羡；吃饭之后为了开心享受美食，不是为了发朋友圈让别人评判；看书只是为了增加自己的厚度，不是为了在朋友圈装高深……

停用朋友圈之后，我突然发现时间开始渐渐充裕：以前见缝插针地刷朋友圈，现在见缝插针地做些有意义的事儿，比如，我跟着女儿学弹古筝，已经学会了几首歌；比如，我重新拿起了书本，已经看了好几本书；比如，我专心地陪伴家人，已经改善了背对背玩手机的窘境；比如，我专心地陪伴孩子，已经和她一起完成很多手工作品……

也许，停用朋友圈的益处还有很多，留待我以后继续发现，然后，继续和您分享。

时尚